

宗璞◎著

FENG

DUANPIANXIAGSHUJI



风庐

短篇小说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宗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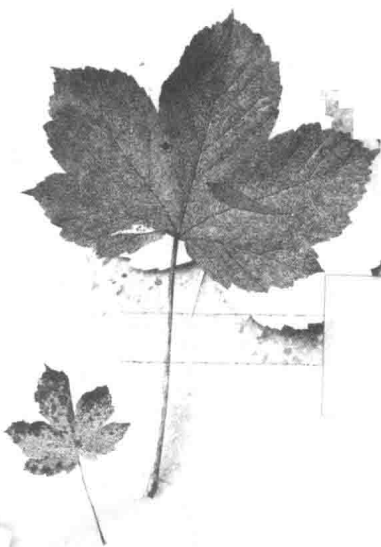
FENGLU

DUANPIANXIAOJ



风庐 短篇小说集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庐短篇小说集 / 宗璞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12

ISBN 7-80618-915-7

I. 风... II. 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906 号

风庐短篇小说集

作 者: 宗 璞

策划组稿: 陈 军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875

插 页: 4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ISBN 7-80618-915-7/I · 210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说一句敝帚自珍的话，我很钟爱我的短篇小说。写作时似很随意，仔细想想却有三方面的追求：一是结构完整，无论怎样的奇峰怪石，花明柳暗，总要是浑然一体；二是语言要达到一篇散文所能达到的，让读者能从语言本身有所获；三是要有一个意境，也许短篇小说不一定有故事，但一定要有意境。我如果说我已经完全做到了，那是大言不惭，如果说完全没有做到，岂非白活了几十年。

读者读一篇作品未必完全知道作者所想的，但读者有时会从中想到作者所未及想。应该是写自由我写，感自由他感，原不必问。但可能出于好奇，有些小处却想问一问。我要出一道题：《长相思》中的叙述者谢娥法，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娥法两字是什么意思？我想一定有人能回答。

风庐是我依恋的地方，27篇作品中有24篇在此出生。这本集子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

二〇〇一年九月七日

目 录

自序	1
A · K · C	1
红豆	8
桃园女儿嫁窝谷	40
不沉的湖	57
后门	71
知音	84
弦上的梦	100
我是谁?	128
全息摄影	136
米家山水	144
心祭	159
鲁鲁	173
蜗居	187
团聚	197
熊掌	213

核桃树的悲剧	222
谁是我?	234
青琐窗下	243
泥沼中的头颅	257
一墙之隔	266
朱颜长好	275
勿念我	288
长相思	302
胡子的喜剧	315
甲鱼的正剧	323
彼岸三则	330
她是谁?	337

A · K · C

这是一位先生偶然说的小故事,听了以后,觉得奇怪,心里也很不舒服,不知为什么。于是便想把它写出来……是为序。

我在巴黎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安静的日子。那时候朋友不多,这不多的朋友也不太亲密,却带了一种轻微的喜悦来往,很平凡,很淡漠,这正是我所喜的。在这些朋友中,有道貌岸然的老博士,有跳来跳去的孩子,有总是那样笑着的姑娘,有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还有孤寂了半生的老处女,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没有什么热烈的感情,可是自然有一种融洽,一种关心,一种不可忘记的友谊。我们不时常在一起,可是我常常觉得,我在这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并不是孤独的。

波娃利小姐——我的朋友之一,更对我俨然有母亲的态度,对我的读书到天亮,少吃了半片面包,都要仔细研究。这是一个已将近 60 岁,瘦长,亮眼睛,面色苍白的独身女士。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伴侣的人都该是面色苍白的,她的苍白更像是一个透明的人,她是美丽的,到现在仍是美丽的。时间,只更加给她慈祥、高贵。她的亮眼睛里偶然流露出的对人生体验的凄凉神色,有时在我看来,几乎是神圣的。

她毫不孤独,也没有怪癖,在大学里学生景仰她,朋友们

也都喜欢她。她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懂一点音乐、绘画,常是愉快迎人的,有时带些并不逼人的冷气。这样的人,会始终独居,我以为这是人生的一个谜。

这是一个法国的7月的晚上,带着一种像提琴般悠扬的情调的晚上,太阳不过刚下山,世界带着浅浅的黑色。因为是暑假,我正在巴黎附近乡下,随我自己度我的时光。这一天,进城去了。刚在这时候,我从城里回来,快乐地。因为,我买到一本久已渴望的小诗集,很不流行的但是一本真好的小书,还有一个小瓶,一种法国式样的小玻璃瓶,很精巧,也很雅致,确实是很可爱的。

我看见屋子里的灯光亮着,那浅蓝色的光辉好像正等待我。谁来了呢?我要介绍给她这本书,念给她听那露珠般晶莹的词句。

“你回来了。对不起,你看,我自己就进来了。”出来迎我的是波娃利小姐,在她的眼睛里闪着微笑。

我十分高兴她来看我,也十分抱歉要她等了这么久,我把我的快乐暂作秘密,吃过晚饭,才让她猜猜我的宝贝。她当然知道我一定是找得了一本久已想要的书,但另外的呢,她知道我是喜欢小玩意的,几乎和女孩子一样,但这范围太广,难得猜中是什么。最后她要求我拿给她看。

小玻璃瓶摆在桌上了。十分悦目,有一层轻盈的光泽。我一笑,回头看波小姐,令我吃惊的是,像一个大理石的雕像,她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完全怔住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她的眼角、嘴边显着忍耐的坚定,许久,一滴眼泪在她的脸颊上,我想她受了痛苦么?

“你愿意听故事?”她问,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么久了，大概是 40 年前，巴黎有一个很快活的女孩子，顶顶快活幸福的女孩子。她年轻美丽，有地位，有一颗同情别人爱别人的心。世界在她有的只是阳光，温暖的阳光，即使有一点小阴暗，也显得异常可喜，正好作为她快乐的生活的点缀。

她永远是被人喜爱的，她很任性，但是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成为并不是坏脾气的人。男朋友、女朋友围绕着她，她对他们都好，但却都差不多，他们也都对她好，也全差不多。父亲、母亲使她有一个随意发展的机会，她从没有受过挫折，哦！那是多么美丽的日子，可也是多么笨拙的日子啊。

苦痛、磨难，可以使一个人聪明。她的金丝雀般的生活，到一定的时候也该结束了。

那是在一个宴会里，他被人介绍给她，她那时穿了一件浅绿色的衣裳，戴着一串红宝石的项链，黑发上扣着红玫瑰……奇怪，我为什么记得这个，我为什么记得这个呢？虽然她确实是戴了红宝石项链，穿了绿色的衣裳，那绿色，后来据他说，是软软的，软软的……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一个严肃的年轻人，一个医生，一个硬得太方正了的几乎是可惧的人，他鞠躬，轻轻地看着她。

我不记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很自然，很应该的，他们成了好朋友。她对他比对那一群朋友好得多，他对她也比那一群朋友好得多。他们常常在一起，那是多么愉快，像两个在黑夜中相亲的小星，他的微笑透出他的灵魂又映在她的眼睛上……那么多时间做什么呢？我竟忘了，竟想不起来……

从此，她结束了她的毫无忧虑的生活。她常常苦恼，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人都很容易地看得出来，他是在爱着她，

她也在爱着他。两个人的家庭都是很好的，两人都很被对方的父母喜欢，这不是幸福而简单的事么？但是人是太复杂了，复杂到自己也莫名其妙。

事情发展得很快，她就在等他的求婚了。然则，世界上谁又真正了解谁呢？她明知他爱她，从他偶然的微笑里，从他天天来看她，天天为她带来显示着生命的灿烂的花朵……他也知道她爱他，从她总在那米色的窗帷后等他，从她常走到两边是冬青围着的小路上来迎他……但是，花朵，冬青树，有时候窸窸窣窣地唱着：“他爱她，她爱他……”而他们自己却只谈着不相干的话，看着天、云、绿了又黄了的叶子。

好懦弱的人类啊，我恨呢！

又是一年春天了，杨柳发出嫩绿的芽，少女的眼睛一般的鲜亮，皮肤一般的细嫩啊！好快乐的日子：他们有个短短的假期，把自己的工作暂作结束，一同去访问山的明媚、水的晶莹。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事，两人便轻轻地笑着。光阴在愉快中滑过了，哦，我疑心是有人从这假期里偷去了一些时间，加在女孩子以后的生活上，不然，为什么欢乐这样短、苦恼这样长呢？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们去划船，水是深绿色的，更深颜色的水藻在底下动着，慢慢地动着……有时一两朵小的白花流来，又不经意地流去，桨声和谐地响着，打起一排排白色的泡沫追逐着白花，世界就像在梦里……他没有说话，带着沉默的神色，交给她一个小瓶，美丽的致人死命的小瓶，就像你的这个——她接过来：“好可爱的礼物啊！”他淡淡一笑，说她的声音很好听。

不久，他就离开了她，也离开了她的父母、朋友，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说是要把生命交给广大群众。人人都惊异，说这

像失恋的样子呢,但是怎么会,他向她说了什么遭到拒绝了
吗?不是的,她不是也很悲伤么?

是的,她悲伤极了,她不懂,不懂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走开,
没有一点音信。自己造起一个个原因,又一个个把它推倒。
她逐渐苍白消瘦了,不只是怀念她所爱的人,更苦于不知道为
什么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怀念啊,怀念是折磨人的,她好像
顶奇怪地生活着——等待,等待,她念念不忘那个人,以为他
会回来的,以为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那小瓶被珍重地放在一个丝绒盒子里,她几乎当它是有
生命的东西,不敢动它一动。更常向它祈祷,对着一个不祥的
奇怪的玻璃瓶,仿佛这就是她生命的根源。眼泪在她的脸上,
无声无息地缓缓地一串串流下来,半开的嘴唇颤动着,满心离
奇的悲伤和莫测的辛酸,那是一种怎样的经验啊!我要哭了,
好惨痛的生活!年轻人,愿你永不会经历到。

不久,她的父母也去世了,这段事情,也被人遗忘了,像人
对别的不关自己的事一样,只剩她凄凉地过着,后来又有几个
结婚的机会,但她却很严厉地避开了。她并没有想到这是为
了他的缘故,她努力使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一年又一年,她渐渐大了,老了。也习惯了自己安静的生
活,像一池死水,永远不再起半点波澜了,她尝试着去同情别
人,使别人愉快,伤痕布满的心,也逐渐平复麻木了,只是那小
瓶,那代表一个可怖的秘密的小瓶,仍在那丝绒盒子里,也可
以说是安慰她,也可以说是折磨她,那小瓶,对于她自己,对于
她的感情,以及小瓶的本身,全是一个谜。如果不是一个孩子
她就会永远带着这个谜,这凄凉的安静和一颗不知所以然
的心到坟墓里去了。

一天,她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发抖的孩子,站在她面前,

十分惶恐地望着她。

“什么事？孩子。”她死了的心也仿佛觉得了点什么不平常。

这是一个邻居的孩子，时常来她的屋子里帮她收拾点东西，啊，这是一个天使，一个小天使，若不是他那孩子的好奇心，她死去也是昏昏沉沉，莫名其妙的了。但若真的是这样，真的她始终不明白瓶子的意义，又是怎样呢？我不懂，世界上的事，原是难说得很啊！

“什么事？”她绕过孩子走进卧室，一眼就知道什么事发生了。地上有一堆碎片，亮晶晶的，乱七八糟的带着闪光，她觉得一阵连心的痛苦，把她已不成为心的心撕碎了，她跪了下去，抚摸着那些碎片，孩子畏怯地站在她旁边。忽然，一片白纸在这刺眼的一堆中一闪，她不觉伸手去拿它，手马上被碎片扎破了，鲜血涌出来，很红，很红，她觉得很舒畅，不可见的伤口才是最痛苦的，不是吗？

纸上写的是：“你愿意交给我你的手和心吗？”反面是：“希望你能在一个星期内告诉我‘可以’，过了七天，就表示我将有不幸的一生，也不必再用你的笔迹来催促我走向灭亡了。”

她酥软了，半躺在地板上，太奇妙了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又坐起来，一片片地看着那些碎片，像观察自己爱人的脸色一般地看那些碎片，圆的厚底上有三个字：A·K·C，她念，机械地，A·K·C，A·K·C，噢，原来是 a casser（打碎它）啊！她哭了，从心底，多少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放声地痛快地大哭了，她觉得她所爱的人走近了她，她算懂了他……多少年来的谜，原来是在 A·K·C 三个字上。可是多少次的审视，都当它是个什么商标罢了……她真愿意把一生的智力去

换得能领悟 A·K·C 三个字的意义啊……而现在是太晚了,究竟是谁负了谁呢,两人都必须活在世界的两端,过痛苦的日子,这是为什么?人为什么有这样多余的痛苦呢?

小孩子拾起那些碎片来,茫然的念:AKC a casser……

一时了解的舒畅过去了,然后是不能忍受的痛彻肺腑的难过。眼睛是干的,灵魂是枯竭的,神经的抽搐使她疼痛……小瓶碎了,什么是她生命的支持呢?

她晕过去了,离开一下世界的残酷,人类的不可饶恕的复杂罢……

你听见吗,世界悲凉地唱着:“AKC,AKC(打碎它,打碎它)……”

波娃利小姐说到这里,声音渐渐微弱了,在沙发里闭上眼睛,又是一滴眼泪在她惨白的脸颊上。

提琴柔美的调子过去了,黑沉沉的夜色笼罩在大地上,第五交响乐奏起来了,命运之神逼近来……纵然人生的苦难多得很,这世界中的一点辛酸使我的心好痛……

注:法文中 AKC 与 a casser 音同。

(原载1947年8月13日与8月20日天津

《大公报》,现重新发表,文字略有改动)

红 豆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的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6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4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江玫走进了西楼的大门,放下了手中的箱子,把头上紫红色的围巾解下来,抖着上面的雪花。楼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静悄悄的。江玫知道这楼已作了单身女教职员宿舍,比从前是学生宿舍时,自然不同。只见那间门房,从前是工友老赵住的地方,门前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传达室”三个字。

“有人么?”江玫环顾着这熟悉的建筑,还是那宽大的楼梯,还是那阴暗的甬道,吊着一盏大灯。只是墙边布告牌上贴着“今晚团员大会”的布告,又是工会基层选举的通知,用红纸写着,显得喜气洋洋的。

“谁呀?”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传达室里发出来。传达室门

开了，一个穿着干部服的整洁的老头儿，站在门口。

“老赵！”江玫叫了一声，又高兴又惊奇，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你还在这儿！”

“是江玫？”老赵几乎不相信自己昏花的老眼，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江玫。“是江玫！打前几个总务处就通知我，说党委会新来了个干部，叫给预备一间房，还说这干部还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呢，我可再也没想到是你！你离开学校6年啦，可一点没变样，真怪，现时的年轻人，怎么再也长不老哇！走！领你上你屋里去，可真凑巧，那就是你当学生时住的那间房！”

老赵絮絮叨叨领着江玫上楼。江玫抚着楼梯栏杆，好像又接触到了6年以前的大学生生活。

这间房间还是老样子，只是少了一张床，多了些别的家具。窗外可以看到阿木林，还有阿木林后面的小湖，在那里，夏天时，是要长满荷花的。江玫四面看着，眼光落到墙上嵌着的一个耶稣受难像上。那十字架的颜色，显然深了许多。

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昏，问老赵：“这个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本来说要取下来，破除迷信，好些房间都取下来了。后来又说是艺术品让留着，有几间屋子就留下了。”

“为什么要留下？为什么要留下这一间的？”江玫怔怔地看着那十字架，一歪身坐在还没有铺好的床上。

“那也是凑巧呗！”老赵把桌上的一块破抹布捡在手里。“这屋子我都给收拾好啦，你归置归置，休息休息。我给你张罗点开水去。”

老赵走了。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掀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

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踮着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

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静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了起来——

那已经是8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江玫刚20岁,上大学二年级。那正是1948年,那动荡的翻天覆地的一年,那激动、兴奋,流了不少眼泪,决定了人生的道路的一年。

在这一年以前,江玫的生活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一年到头潺潺地流着,很少波浪。她生长于小康之家,父亲做过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几年官。在江玫5岁时,有一天,他到办公室去,就再没有回来过。江玫只记得自己被送到舅母家去住了一个月,回家时,看见母亲如画的脸庞消瘦了,眼睛显得惊人的大,看去至少老了10年。据说父亲是患了急性肠炎去世了。以后,江玫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日寇入侵的那段水深火热的日子,江玫也在母亲的尽力遮蔽下较平静地度过。在中学时,有一些密友常常整夜叽叽喳喳地谈着知心话。上大学后,因为大家都是上课来,下课走,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人简直连同班同学也不认识,只认识自己的同屋。江玫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

1948年春天,新年刚过去,新的学期开始了。那也是这

样一个下雪天，浓密的雪花安安静静地下着。江玫从练琴室里走出来，哼着刚弹过的调子。那雪花使她感到非常新鲜，她年轻的心充满了欢乐。她走在两排粉装玉琢的短松墙之间，简直想去弹动那雪白的树枝，让整个世界都跳起舞来。她伸出了右手，自己马上觉得不好意思，连忙缩了回来，掠了掠鬓发，按了按母亲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一个旧式发夹。发夹是黑白两色发亮的小珠串成的，还托着两粒红豆，她的新同屋肖素说好看，硬给她戴在头上的。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红

豆

晚上，江玫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许多片断在她脑中闪过。她想着母亲，那和她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这一生欢乐是多么少。好像有什么隐秘的悲哀在过早地染白她那一头丰盛的头发。她非常嫌恶那些做官的和有钱的人，江玫也从她那里承袭了一种清高的气息。那与世隔绝的清高，江玫想想，忽然好笑了起来。

江玫自己知道，觉得那种清高好笑是因为想到肖素的缘故。肖素是江玫这一学期的新同屋。同屋不久，可是两人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肖素说江玫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清高这个词儿也是肖素说的，她还说：“当然，这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这些，江玫并不完全了解。只不知为什么，乱七八糟